禮記集解

禮記卷六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射義第四十六 別錄屬吉事

此篇釋儀禮大射儀之義也冠昏燕聘鄉飲酒等皆引儀禮正經而釋之此篇不引儀禮但泛論習射之義與他篇不同凡禮射有四一曰大射君臣相與習射而射也自天子以下至於士皆有之今惟諸侯大射禮存二曰賓射天子諸侯饗來朝之賓而因與之射亦謂之饗射司服饗射則鷩冕是也饗禮在廟故服鷩冕諸侯饗聘賓亦與之射左傳晉士鞅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是也今其禮並亡三曰燕射天子諸侯燕其臣子或四方之賓而因與之射大夫士燕其賓客亦得行之燕禮云若射則如鄉射之禮此諸侯燕射之可見者也四曰鄉

射州長與其衆庶習射於州序儀禮鄉射禮是也而鄉大夫以五物詢衆庶亦用是禮焉四者之禮賓射爲重而大射爲大燕禮記云君與射則爲下射鄉射禮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則燕射鄉射君若賓以下或有不與者惟大射則無不與射也此外又有主皮習武之射周禮司弓矢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質者鄭氏云質正也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鄉射記云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是也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釋文長丁丈反

鄭氏曰言別尊卑老穉然後射以觀德行也呂氏大臨

曰射者男子所有事也天下無事則用之於禮義故習大射鄉射之禮所以習容習藝觀德而選士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故主皮是力所以禦侮克敵也諸侯之射必先行燕禮者大射儀也卿大夫士之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者鄉射也愚謂此射皆謂大射也鄉飲酒者卿大夫士之燕禮也諸侯謂之燕卿大夫士謂之飲酒其禮一也諸侯與其臣行大射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與其臣大射必先行鄉飲酒之禮左傳昭公二十七年齊侯請饗公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是燕禮亦謂之飲酒也

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 釋文中丁仲反

鄭氏曰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呂氏大臨曰

聖王制射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時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不疑其所行故發而不中節者常生於不敬所存乎內者敬則所以形於外者莊矣內外交修則發乎事者中矣射一藝也容比於禮節比於樂發而不失正鵠是必有樂於義禮久於恭敬用志不分之心然後可以得之則其德可知矣愚謂射者進退周旋之禮甚煩一有不中則志氣之動而持弓矢必不審固矣退進周旋必中禮見於未射之先者也內志正外體直謹於方射之際者也志正則於必無所偏而持弓矢也審體直則於力有所專而持弓矢也固矢之或出於侯之上下左右者不審之過也矢之不及侯而反若大射禮所謂梱復者不固之過也既審且固則無不中矣然而進退周旋之中禮內志之正外體之直豈一時所能襲取

哉必其莊敬和樂所以養其身心者久而後可以致之

故曰可以觀德行矣

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蘩者樂不失職也是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則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也釋文騶側尤反貍力之反

騶虞采蘋采蘩召南篇名貍首逸詩節者歌之以爲射之節也周禮射人王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大夫士五節二正每歌一終爲一節節之正者用以拾發乘矢其餘則用以聽者也天子大射歌騶虞以爲射者之

節諸侯大射歌貍首以爲射者之節大夫大射歌采蘋以爲射者之節士大射歌采蘩以爲射者之節而其節之多寡則各以尊卑爲差如射人之所言也大射儀諸侯之禮與射者有大夫士而惟歌貍首則用射節之法於此可見矣騶虞之詩言壹發五豝以喻賢才衆多足以備朝廷之官也會時謂會天子之時事貍首樂會時未聞采蘋之詩言大夫妻能循法度采蘩之詩言教成之祭其女子能齊敬以主其事是不失職之義也明乎其節以不失其事則天子必求賢審官諸侯必虔共王命大夫必能謹於禮法士必能盡其職業如是則外之而事功無不成內之而德行無不立矣○劉氏敞曰騶虞采蘋采蘩三詩皆在二南則貍首亦必其儔豈夫子删詩時已亡之與或曰貍首鵲巢也篆文貍似鵲首似

巢愚謂劉氏謂貍首當在二南是也孔子言自衛反魯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詩之用於正樂者夫子時必未嘗亡然以今之詩考之則貍首之用於射節猶宮之用於下管采蘋之用於樂儀皆無其篇則今之詩豈必皆夫子所刪之舊乎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爲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聖王務焉釋文數色角反

鄭氏曰選士者先考德行乃後決之以射孔氏曰諸侯繼世而立卿大夫有功乃升非專以射而選但既爲諸侯卿大夫又考其德行更以射辨其才藝高下非謂直以射選補而用之也男子生有懸弧之義因此射事更飾以禮樂容比於禮節比於樂是也陳氏祥道曰人之

賢不肖不能逃於威儀揖讓之間而好惡趨舍常見於行同能耦之際故射而飾之以禮樂以觀其德比之以耦以觀其類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故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

釋文比毗志反中丁仲反與與音預數色角反

鄭氏曰三歲而貢士舊說云大國三人次國二人小國一人呂氏大臨曰古之選士中多者得與於祭蓋禮樂節文之多惟射與祭爲然能盡射之節文而不失其誠

可以奉祭祀矣能必平體正持弓矢審固而中多其敬可以事鬼神矣愚謂古者王國之人才天子用之侯國之人才諸侯用之蓋教化美而賢才多則不必借才於境外而無憂不足而王者以公天下爲心則才之在諸侯與在王朝一也豈必使諸侯悉貢其賢者於我而獨與不賢者治其國乎且三歲貢士以千八百國每國二人通率計之歲常至千餘人加以成均之所敎鄉大夫之所興用之必不能盡必有壅滯失職之患矣詩書周禮左傳初無諸侯貢士之事獨尚書大傳言之此書駁雜不足信也又謂大射爲將祭擇士中多得與於祭中少不得與於祭亦恐不然考之周禮祭祀之禮奉牲贊幣以及宗祝巫史之屬皆有常人所謂宗人授事以爵以官恐無臨祭而射以擇之之理大射之禮委曲繁重

亦未必數數爲之而天子一歲祭天九祭地一祭社二祭廟四若皆祭前以大射擇士則禮繁而瀆而且將不暇給矣是大射者特君臣相與習射之事而將祭擇士乃附會之說也

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鄭注舉或爲與鄭氏曰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莫處無安居其官次者也御猶侍也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也則燕則譽言國安則有名譽孔氏曰獻大夫後樂作而射謂大射也若燕射則說屨升坐之後乃射正謂脩正也言射者是諸侯自爲脩

正之具憲謂則燕謂燕樂也則譽謂有名譽也猶詩之言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也記者引此詩以證君臣習射之事而鄭氏以爲卽貍首之詩非也儀禮註又附會樂會時之義謂貍首者欲射諸侯不來朝者之首則益謬矣騶虞采蘋采蘩皆射節也然初不及射事則貍首之詩必不專爲射而作也王者於諸侯不祭則修意不祀則修言不享則修文不貢則修名未嘗不反而自責而治其相服之本末嘗遽以甲兵加之若因其不朝而至欲抗其首而射之則雖桀紂之暴不至是史記云萇宏設射貍首欲以致諸侯是說也蓋出於衰周之求厭勝之小術而安可以證聖人之經乎

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蓋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不

入其餘皆入蓋去者半入者半釋文矍俱縛反相息亮反觀如字又古亂反賁依注讀爲僨將子匠反與音預不入一本作不得入非○鄭注延或爲誓

鄭氏曰矍相地名也樹菜蔬曰圃射至於司馬者先行飲酒禮將射乃以司正爲司馬子路執弓矢出延射則爲司射也延進也出進觀者欲射者也賁讀爲僨僨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與猶奇也後人者一人而已既有爲者而往奇之是貪財也子路陳此三者而觀者畏其義則或去也劉氏敞曰先儒謂與爲人後者人、安有兩後者與之者干之也與爲人後者庶子而奪其嫡則褻其祖也嫡子而後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族也衰周此類益多此子路之所惡也愚謂此孔子

與門人行大射之禮也矍相之圃蓋在學宮之旁所謂澤也蓋大夫士之欲行大射者庭或不足樹侯器或不足供用故假諸澤宮之廣而且資其器焉賁軍之將無勇亡國之大夫不忠與爲人後者不孝○舊說謂士不得大射非也射人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大夫射一侯士射豻侯豻侯皮侯也皮侯大射所用則射人所言乃大射之禮而士之得大射可見矣

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公罔之裘揚觶而語曰幼壯孝弟耆耋好禮不從流俗脩身以俟死者不句在此位也蓋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廑有存者 釋文罔又作网 賁音奮耋大結反好呼報反旄本又作耄莫報反廑音勤又音僅○鄭注序點或爲徐點壯或爲將旄期或爲旄勤今禮揚皆作騰

鄭氏曰射畢又使二人揚觶者古者於旅也語語謂說義理也三十曰壯耆耋皆老也流俗失俗也處猶留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頤稱猶言也行也者不言有此行不可以在此賓位也孔氏曰公罔序氏裘點名也案鄉射禮射畢司馬反爲司正樂工升堂復位賓取俎西之觶酬主人主人酬大夫自相酬畢使二人舉觶於賓與大夫則當裘點二人揚觶之節也但射事既了衆耦皆在賓位主人以禮接之不復序言其惡故但簡其善者二十曰幼三十曰壯幼壯孝弟言自幼壯以來能行孝弟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耋耆耋好禮謂老而不倦於好禮也不從流俗身行獨行不從流移之俗也不在此位者問衆人有此諸行否若有則可以在此賓位也八十九十曰旄百年曰期好學不倦好禮不變旄期稱

道不亂此所晳彌精於前前雖云孝弟好禮未能不倦不變也旄期之人本來觀禮雖不能射與在賓中故旅酬之時猶在也○呂氏大臨曰孔子不爲已甚互鄉難與言猶與其進未聞拒人如此之甚也矍相之事疑不出於聖人愚謂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爲人後者此三者之人蓋屢有之爾今以如堵之衆而乃居其半焉其說固已可疑矣至於已與射之人至旅酬之後乃指之使不得與於無筭爵非但不近於人情恐於禮亦未之有也公罔之裘序點之所言若在聖門亦當爲高第弟子而乃以責之與射之衆豈聖人與人不求備之意

此記蓋傳聞附會之言與

射之爲言者繹也或曰舍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心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

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爲人
臣者以爲臣鵠故射者各射巳之鵠故天子之大射謂之
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
得爲諸侯釋文釋音亦徐音釋舍如字舊音捨中丁仲反鵠古毒反徐如字射巳食亦反
鄭氏曰以爲某鵠者將射還視侯中之鵠意曰此鵠乃
爲某之鵠吾中之則成人不中之則不成人也得爲諸
侯謂有慶也不得爲諸侯謂有讓也又曰侯以虎熊豹
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辜謂之鵠著于侯中所
謂皮侯謂之鵠者取名於鳱鵠鳱鵠小鳥難中是以中
之爲雋亦取鵠之言較較者直也射所以直巳志司註
愚謂繹尋繹也舍處也如詩舍命不渝之舍言能處其
所射之鵠也繹巳之志以申繹字之義射中以申舍字
之義葢必先繹之而後能舍之也鵠者侯之中射之的

也射以觀德故爲父子君臣者皆射時必念此所射者卽已之鵠中之則能勝其所爲不中則不能勝其所爲此所謂繹已之志者也侯所射者也凡侯皆以布爲之大射之侯以皮飾其側又以皮爲之鵠謂之皮侯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射人云王射三侯諸侯射二侯卿大夫射一侯士射豻侯蓋士與王之大射則與卿大夫共侯自行大射則辟卿大夫而用豻侯司裘不言豻侯者士自大射之侯司裘不供之故也大射儀諸侯之禮有大侯參侯豻侯大侯君所射之侯卽熊侯也參侯參於大侯豻侯之間卽麋侯也司裘諸侯惟二侯蓋畿內之諸侯降避天子也大射儀用三侯畿外之諸侯遠於王得伸也然其

三侯無虎侯而有豻侯則亦降於天子也賓射之侯畫以五采梓人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鄉射之侯畫爲獸形謂之獸侯梓人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燕鄉射記云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燕禮若射則用鄉射之禮是燕射鄉射之侯同也○朱子曰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等語皆難信王氏應電曰矢之所至以張侯之地爲侯古文作厌象矢集於布之形矦侯二字皆從人而諧厌聲人在上作矦又加人在旁作侯前人不識古文遂謂射中者得爲諸侯耳愚謂自冠義以下七篇疑皆漢儒所爲其辭義頗淺近而此篇與鄉飲酒義尤多附會牽合之說○孔氏曰此一經釋射之義及鵠與侯之文

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后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不得與於祭者有讓削以地得與於祭者有慶益以地進爵絀地是也釋文與音預絀勑律反

鄭氏曰澤宮名也士謂諸侯朝者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習射於澤已乃射於射宮課中否也諸侯有慶者先進爵有讓者先削地孔氏曰前經巳言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此經又重言者前言貢士之制故賞罰所貢之君此論人君將祭擇士賞罰其士之身故又重言也前經貢士云容體比禮其節比樂此經直云射中射不中不云容體及射節者文不具也澤是宮名於是宮射而擇士故謂此宮爲澤澤所在無文蓋於寬閒之處近水澤而爲之也非惟祭而擇士餘

射亦在其中故書傳論主皮射云犢之取也於圃中勇力之取也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是主皮之射亦近於澤也選士於澤不射侯也但試武而已故司弓矢云澤共射椹質之弓矢鄭司農引此射義之文以釋之是於澤中射椹質而巳又鄭註司弓矢云樹椹以爲射正射甲與椹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愚謂澤澤宮也辟雍謂之澤以其雍水於邱也澤宮近辟雍爲之故亦謂之澤國家禮射之外又有主皮習武之射而大夫士之大射又或假於學校以行其禮不欲其雜擾於學士弦誦之所故於學宮之旁別規寛間之地爲澤宮以習射天子諸侯皆有之若魯有矍相之圃是也射宮東序也天子將大射則其與於禮者先於澤宮預習之然後天子於射宮親行其禮也餘辨巳

見上文

故男子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故必先有志於其所有事然後敢用穀也飯食之謂也釋文弧音胡蓬步工反飯扶晚反

鄭氏曰男子生則設弧於門左三日負之人爲之射乃卜食子也孔氏曰此明男子重射之義男子生而有爲射之志故長大重之桑弧蓬矢取其質也所以用六者射天地四方也禮射惟四矢象禦四方之亂射畢用穀猶若事畢設飯食故云飯食之謂也方氏慤曰人爲之射以射人代之而已愚謂射人代之射者世子生之禮若大夫士之子則亦家臣隸子弟之屬代之與用穀謂食子也人莫不飯食其初生也先射天地四方而後飯食以示爲人者必能治天地四方之事而後可以飯食

也然則其所以責之者重矣

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已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反求石經作求反

陳氏澔曰爲仁由已射之中否亦由已非他人所能與也故不怨勝已而反求諸身

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釋文爭爭鬬之爭揖讓而升下絶句而飲一句

下降也揖讓而升下而飲者言升堂而射射畢而降及衆耦皆射畢而勝飲不勝者皆有揖讓之禮也大射儀司射作上耦射出次揖當階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此升時揖讓也卒射北面揖揖如升射此下時揖讓也勝者之弟子洗觶酌奠于豐上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於西階上一耦出揖如升射升堂卒

解揖與此飲時揖讓也朱子曰言君子恭遜不與人爭
惟於射而後有爭然其爭也雍容揖遜乃如此則其爭
也君子而非若小人之爭矣

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
其唯賢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則彼將安能以中釋文正音征夫音扶○鄭註發或爲射

鄭氏曰何以言其難也聲謂樂節也畫布曰正棲皮曰
鵠正之言正也鵠之言梏也梏直也言人正直乃能中
也又曰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大射儀註孔氏曰
畫布曰正賓射也棲皮曰鵠大射也

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
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養也釋文的丁歷反養如字徐羊尚反○鄭註爾或爲有

鄭氏曰發猶射也的謂所射之識也言射的必欲中之者以求不飲女爵也辭養辭見養也愚謂此引詩以明射者之所以求中者非欲求勝於人也特欲辭見養爾亦君子無所爭之意也

燕義第四十七 別錄屬吉事

此釋儀禮燕禮之義也古者飲食之禮有三曰饗曰食曰燕饗食禮重而體嚴燕則禮輕而情洽有燕來朝之諸侯者司儀王燕則諸侯毛是也諸侯相朝亦有之有燕諸侯來聘之臣者聘禮燕羞俶獻無常數此諸侯燕其聘賓也天子於諸侯之使臣亦有之有君自燕其臣子者鹿鳴之詩言燕樂嘉賓之心有駜之詩言在公載燕是也有燕其宗族者行葦之詩燕父兄宗族及文王世子公與族燕則以齒是也有養老而燕之者王制養

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是也儀禮燕禮乃諸侯燕其臣子之禮而其記又兼及於燕四方之賓其餘禮則不可得而考矣陳氏祥道曰於司儀見王所以燕諸侯者以齒也故曰王燕則諸侯毛於膳夫見王所以爲燕者非自爲主也故曰王燕飲則爲獻主於大僕見王所以燕者必於內朝也故曰王燕則相其法於酒正見王所以燕賓者必有多寡之數也故曰王燕則共其計於鞮鞻氏見王所以燕者必有樂也故曰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歈而歌之燕亦如之然其牢禮之物獻酬之數衣服器皿之用與其歌舞節奏皆不得而詳至諸侯燕禮則邦國之相和君臣之相接禮義之相與恩好之相交明嫌疑而不瀆別貴賤而不亂所謂禮讓爲國者於此可想見

焉

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敎治別其等正其位國有大事則率國子而致於大子唯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則授之以車甲合其卒伍置其有司以軍法治之司馬弗正凡國之政事國子存游卒使之脩德學道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釋文卒依注音倅七對反下游卒同大子音泰卒伍子忽反弗正音征

庶子官周禮夏官之諸子也諸庶皆衆也此官掌公卿大夫士之子因以名其官公卿大夫士適庶之子非一故曰諸子亦曰庶子也諸侯謂畿內之諸侯爲王朝公卿者也卒周禮作倅副也庶子之倅謂公卿大夫之衆子爲適子之副貳者也戒令即下文致於大子之事也敎治即下文脩德學道之事也別其等謂別其材藝之

優劣也正其位謂正其位序之高下在朝則尚爵在學則尚齒也大事謂若大祭祀及征伐會同之事也國子公卿大夫之適子也公卿大夫之適子則師氏保氏及大司樂之屬教之其政令教治與別等正位之事非諸子之所掌諸子所掌者獨其倅耳至有事而致於大子則適庶之子並庶子率之故上云庶子之倅而此變言國子見不徒率其衆子而並率其適子也有甲兵之事謂軍旅之事從大子而出也百人爲卒五人爲伍有司謂將帥也司馬弗正謂國子別屬於大子司馬不得以軍事役之也國之政事謂力役旬徒追胥之類也存猶留也國有用民之政事國子之倅存留不用使得游服無事以脩其業也國子之倅不用則國子可知獨言其倅者亦據此官之所掌者言之也德德行道道藝也合

聚也聚之而考察其所業也王制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州長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則國學亦春秋習射可知於春言學於秋言射互相備也考其藝謂考其德行道藝也獨言藝者舉輕以見重也藝優則進之而與俊選同升藝劣則退之而仍歸於學也此節皆周禮諸子職文此篇釋儀禮燕禮之義下文諸侯燕禮之義以下者是也此諸子職之文與燕禮本無所當蓋後人因篇末有獻庶子之事誤以卽庶子之官遂引此冠於篇首耳

諸侯燕禮之義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大夫皆少進定位也君席阼階之上居主位也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適之義也釋文鄉許亮反適音敵大歷反本亦作敵

諸侯燕禮者諸侯燕其羣臣之禮也蓋君臣之分雖嚴

而上下之情不可以不通故無事則相與燕飲爲樂以通上下之情而臣有征伐聘問之事還歸其國則亦爲特舉此禮若四牡勞使臣出車勞還師是也諸侯燕禮之義此一句總目一篇之事以下皆引儀禮之文而釋之也君立阼階之東南南鄉此君視燕朝之位也爾揖而進之也卿大夫初入門右皆北面東上爾卿者君揖卿使進卿皆西面北上也君又爾大夫大夫皆少進定位者卿西面大夫北面者乃燕朝之常位故揖之使進以定其位也居主位者阼階上乃主人之位也燕禮雖別立主人然君自居主位膳夫特爲之行獻禮耳君獨升立席上西面特立者君既命爲賓者揖卿大夫升就席是時賓及卿大夫皆未升故曰獨升言無與偕升也曰特立言無與偕立也以君之尊莫敢與之匹敵故也

設賓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也
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賓入
中庭君降一等而揖之禮之也釋文亢苦浪反使宰夫本亦作使膳夫爲于僞反
宰夫膳夫也周禮膳夫職王燕飲酒則爲獻主檀弓杜
蕢曰蕢宰夫也而左傳言膳宰屠蒯則知宰夫卽膳夫
非周禮天官之考也爲獻主使之爲主而獻賓也飲酒
之禮必立賓主以行獻酬君燕其臣不自獻而使宰夫
者君之意匪曰吾之尊不可屈也特以臣不敢與君亢
禮若君自爲主則賓將踧踖不安而非所以爲樂矣故
使宰夫爲獻主則可以盡宴飲之歡體賓之心也公四
命之孤也卿上大夫也燕禮記曰與卿燕則大夫爲賓
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蓋燕禮之爲賓者勞故凡燕皆
不以所爲燕者爲賓優之也然所爲燕者雖或有公卿

大夫之不同而所命爲賓者則必大夫蓋公卿已尊又加以爲賓之尊則疑於君而無別也賓乃臣子君降一等而揖之者以其爲賓而禮之也

君舉旅於賓及君所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升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於國君必報之以爵祿故臣下皆務竭力盡能以立功是以國安而君寧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民民道之而有功然後取其什一故上用足而下不匱也是以上下和親而不相怨也和寧禮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義也故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稽文稽徐本作䭫音啓以道道之並音導）

君舉旅於賓謂舉旅酬之爵於賓燕禮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觶於公公取大夫所媵觶以酬賓是也蓋君以

臣不敢與亢禮故使膳宰獻賓然又以爲未足以盡巳之情故於大夫之媵觶而親舉以酬賓也君所賜爵謂君爲卿舉旅爲大夫舉旅爲士舉旅君所取之觶皆唯君所賜也賓受君舉旅及諸臣得賜爵者皆降再拜稽首君辭之乃升成拜臣必拜於堂下者所以敬其君臣之禮當然也君於臣之拜必答之所以敬其臣君之禮當然也上不虛取於下謂取之必有以報之也上用足而下不匱者寡也上下和親而不怨者和也和寡由禮而生故曰禮之用也此因君答臣拜而見上不虛取於下之義因推之以明爵祿之道又推之以明取民之法皆以明上之與下分雖不同而其報施往來之義如此是以情無不通而惠無不浹也呂氏大臨曰君盡君之禮以下下故賓入及庭降一等揖之賓拜受爵君皆答拜

臣盡臣之禮以事上故君舉旅賜爵皆降再拜稽首君辭然後升成拜天下之禮未有不交而成者也故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其志同此所以君臣和禮義行也楊氏復曰公取媵爵以酬賓此與尋常酬爵不同君臣之際其分甚嚴其情甚親使宰夫爲獻主所以嚴君臣之分舉觶以酬賓所以通君臣之情也

席小卿次上卿大夫次小卿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獻君君舉旅行酬而后獻卿卿舉旅行酬而后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而后獻士士舉旅行酬而后獻庶子俎豆牲體薦羞皆有等差所以明貴賤也釋文差初宜反

上卿謂三卿也小卿大夫之上若司徒下之小司徒司馬下之小司馬也燕禮不言小卿之席大射儀卿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則燕禮亦當然卿與小卿之席不

相屬而曰小卿次上卿者以尊卑之次言之也賓席牖間最尊上卿在賓東近君次於賓小卿在賓西又次於上卿也大夫次小卿者大夫又在小卿之西也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者士初入在西方東面既獻立于東方西面燕禮不言庶子之位此言士庶子以次就位蓋其初入及既獻後之位皆在士之南與獻君君舉旅行酬者燕禮獻賓後獻君次酬賓賓媵觶於薦東下大夫二人舉觶於公公取大夫所媵觶以酬賓此君爲賓舉旅也卽前云舉旅於賓賓降再拜稽首是也獻卿卿舉旅行酬者主人獻卿於西階上畢二大夫媵爵如初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此爲卿舉旅也獻大夫大夫舉旅行酬者主人獻大夫於西階上辯工入升歌三終獻工公又取賓媵觶唯公所賜以旅於西階上此爲大

夫舉旅也不言獻小卿者小卿亦大夫此獻大夫中兼有小卿也獻士士舉旅行酬者脫屨升坐之後主人獻士於西階上辯又獻旅食賓媵觚於公公取賓所媵觶與唯公所賜乃就席坐行之大夫終受者與以酬士士以旅於西階上此爲士舉旅也獻庶子者主人獻庶子於西階上也此節言士庶子以次就位於下及言獻庶子皆謂庶子官所掌之庶子非謂庶子之官也不爲庶子舉酬者庶子卑也牲體卽俎實薦謂豆及籩羞謂庶羞也按燕禮公與賓以下皆惟一籩一豆又燕禮記唯公與賓有俎燕牲用狗故自卿以下皆無俎以牲小故也又燕禮獻大夫辯乃羞庶羞是庶羞不及士以下也公與賓薦俎庶羞備有卿大夫有薦羞而無俎士以下又無羞唯薦而已是其等差也席有尊卑獻有先後饌

有隆殺此皆所以明貴賤也呂氏大臨曰貴貴之義不行亂之所由生也燕禮於君臣貴賤之義極其密察至於此者所以防亂也

禮記卷六十終

邑後學項詒混校栞

禮記卷六十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聘義第四十八（别錄屬吉事）

呂氏大臨曰聘禮有天子所以撫諸侯者大行人一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所以事天子者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是也有鄰國交脩其好者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殷相聘是也儀禮所載鄰國交聘之禮聘義者釋聘禮之義也愚謂此釋儀禮聘禮之義也古者諸侯同在方嶽之內而有兄弟昏姻之好者久無事則相聘焉大聘使卿小聘使大夫而三等之國其出聘之卿介有多少主國所以待之之禮亦有差降聘禮經云五介又云及竟張旝是侯伯之卿大聘之禮也故此篇言以圭璋聘又

言出入三積之等亦皆據侯伯之禮言之
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所以明貴賤也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釋文傳次專反
鄭氏曰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大行人職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質謂正自相當孔氏曰上公親行則九介其卿降二等則五介侯伯子男以次差之可知也愚謂首言聘禮亦總目下文之事也介紹而傳命以下明所以賓必有介之義也紹繼也介紹而傳命謂陳列衆介相繼而立而後傳聘君之命也兩君相朝主君迎於大門外各陳擯介擯傳主君之命以請於介介以告於朝君介又傳朝君之命以告於擯擯以告於主君司儀謂之交擯謂擯介傳辭相交也若聘賓則主君迎於大門內上擯出請事而賓與上擯相對傳命司

儀謂之旅擯謂但陳列擯介而不交辭也旅擯之禮介雖不傳辭然亦繼賓而陳列故曰介紹而傳命也質謂質慤也禮以文爲敬若傳命之時不用衆介則過於質慤而非所以爲敬矣故介紹而傳命乃聘賓所以致敬於主國也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慤是也

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

鄭氏曰此揖讓主謂賓也三讓而后傳命賓至門主人請事時也賓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禮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三讓而后入廟門讓主人廟受也小行人曰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擯小客則受其幣聽其辭孔氏曰聘禮入廟門之時無三讓之文不備也敖氏繼公曰於賓入門左而揖參分庭一在南而揖

又偕行至參分庭一在北而揖是三揖也賓至西方之中庭公乃與之偕行愚謂三讓而后傳命者賓見主君使上卿請事不敢當而讓之三讓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事同曰讓事異曰辭此宜曰辭而曰讓者辭讓亦通名爾按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是始而請事終而納賓者惟上擯而承擯紹擯未嘗出也然則謂讓主君陳擯者不然矣三讓而后入廟門者謂入及廟門公揖入立於中庭擯者納賓於此時而賓與擯者三讓也凡賓主相與入門皆主先入以道賓三讓者擯者以先入讓賓賓三讓然後擯者先入而賓從之也按聘禮賓入門公揖入每門每曲揖若讓廟受則與公每門每曲揖時當讓若至廟門則亟知其當廟受不必讓矣

故知讓非讓廟受也三揖而后至階者賓與主君相與揖也賓入廟門時公先立於中庭賓至西方之中庭公乃與之偕行前二揖公立於其位而與賓揖後一揖公乃與賓偕行而揖也三讓而后升者賓與主君讓升也凡升階亦皆主人先升而賓從賓與主君將升主君以先升讓賓賓三讓而後主君先升也凡此揖讓之禮皆聘賓所以致尊讓於主國也三讓而后傳命三讓而后入廟門聘禮皆無此文不備也

君使士迎于竟大夫郊勞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釋文竟音境勞力報反況本亦作貺

孔氏曰君使士迎于竟謂主君使士迎客于竟聘禮賓及竟張旜君使士請事遂以入是也大夫郊勞者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下大夫請行君又使卿朝服用束帛

勞此大夫郊勞者卽卿也君親拜迎于大門之內而廟受者按聘禮賓入門左公再拜是君拜迎于大門之內聘禮又云及廟門公揖入納賓賓入門左賓升西楹西東面是廟受也北面拜貺者君於阼階之上北面再拜拜聘君之貺貺謂惠賜也聘禮公當楣再拜是也拜君命之辱言主君所以北面拜貺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所以致敬者所以致敬於聘君愚謂上言敬之至賓之敬也此言敬之至主君之敬也

敬讓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諸侯相接以敬讓則不相侵陵

合結上文三節之意

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君親禮賓賓私面私覿致饔餼還圭璋賄贈饗食燕所以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釋文

覿大歷反饔字又作饔餼許旣反還音旋賄呼罪反字林音悔食音嗣

鄭氏曰設大禮則賓客之也或不親而使臣則爲君臣也孔氏曰承擯承副上擯也紹繼也謂繼續承擯按聘禮註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其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故大行人云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謂迎朝賓也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若擯者三人則士爲紹擯者一人君親禮賓者謂行聘巳訖君親執醴以禮賓故聘禮賓行聘訖宰夫徹几改筵公出迎賓以入公側受醴賓受醴公拜送醴是也賓私面謂私以巳禮見主國之卿大夫也私覿私以巳禮見主國之君也以其非公聘正禮故謂之私按聘禮私面在後此先云私面者記者便文無義

例也聘禮註云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此於臣謂之面而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私面私獻註云私面私覿也又以私面爲私覿者以司儀之文但云私面私獻不云私覿故以私面爲私覿也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以其乘馬八四私面於君而稱面者因行過鄭而見鄭伯非正禮故雖君亦稱面也致饔餼者謂主君使卿致饔餼於賓館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是也牲殺曰饔生曰餼還圭璋者謂賓將去時君使卿就賓館還其所聘之圭璋聘禮云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是也賄贈者還玉旣畢以賄贈之聘禮云還圭璋畢大夫賄用束紡是也饗食燕者謂主君設大禮以饗賓設食禮以食賓皆在朝也又設燕以燕之燕在寢也聘禮云公於賓壹食再饗燕與羞俶獻無常數是也君親

禮賓賓用私覿及致饔餼饗食之屬或主人致敬或賓答主人或君親接賓或使臣致之是顯明賓客君臣之義也饗食之屬使人延賓於館主君親待之是賓答其使人也主君或不親饗食使人致饗致食及致饔餼還圭賄贈之屬皆主君不親使臣致禮於客客是臣故使臣敵之是君臣之義也呂氏大臨曰擯者主國之君所使接賓者也主之有擯猶賓之有介擯有三者以多爲文也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爲上相相卽擯也入詔禮曰周官言天子之擯者其於上公則五人於侯伯則四人於子男則三人皆以朝者之爵爲差也此但言上擯承擯紹擯而不言其人數則是諸侯之擯者三人而已不以己爵及朝聘者之尊卑而異所以别於天子也此擯

者雖有三人惟上擯專相禮事乃必立承紹者所以別於諸臣之禮也愚謂大行人上公九介而王之擯者五人侯伯七介而擯者四人子男五介而擯者三人則擯用介數之半益以示其自降於賓之意亦所以爲謙讓也王待諸侯之禮如此則諸侯於朝聘之賓可知上公之卿七介則主國之擯者五人上擯一人承擯紹擯各二人也侯伯之卿五介則主國之擯者三人上擯承擯紹擯各一人也子男之卿三介則主國之擯者二人上擯承擯各一人而已聘禮乃侯伯之國使卿大聘之禮故曰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三人也於君言覿者尊辭也於臣言面者質辭也致饔餼兼有醯醢簠簋米禾薪芻之屬獨言饔餼者以牢禮爲重也圭所以聘君璋所以聘夫人典瑞瑑圭璋璧琮以頫聘是

也聘禮記云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繅八寸此謂上公之禮也上公問諸侯繅八寸則圭亦八寸降於其命圭一寸以此推之侯伯聘圭當六寸子男用璧當四寸也賄謂於還玉之時而賄之聘禮賄用束紡是也贈謂賓出舍於郊而贈之聘禮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是也賄所以答其聘贈所以答其私覿也饗禮今亡食則公食大夫之禮是也燕則燕禮記云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揖讓升賓爲苟敬是也凡此諸禮君之所致於賓及賓所致於主國之臣者皆所以明賓客之義也君之所致於賓而差降於其君及賓所致於主國之君者皆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故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厲以禮使者聘而

誤主君弗親饗食也所以愧厲之也諸侯相厲以禮則外不相侵內不相陵此天子之所以養諸侯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釋文比必履反使色吏反

鄭氏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孔氏曰天子立制使諸侯相於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卿大聘大行人云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聘禮記曰小聘曰問故知此比年小聘是歲相問也大行人又云殷相聘也殷中也謂三年之時中間無事故稱殷也王制云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與此不同者此經諸侯相聘是周公制禮之正法王制所云謂文襄之法故不同也呂氏大臨曰使者聘而誤主君不親饗食聘禮所謂大夫來使無罪饗之過則餼之也先王御諸侯使之相交以脩好必求疏數

之中故比年小聘三年大聘也使之相敬以全交必相厲以禮故使者誤主君不親饗食以愧厲之然後仁達而禮行也先王制禮以善養人於無事之時使之不安於媮惰而安於行禮不耻於相下而耻於無禮則忿爭之心暴慢之氣無所自而作天子以是養諸侯諸侯以是養士大夫此兵所以不用天下之所以平也禮之節文之多惟聘射之禮爲然節文之多養人之至者也故二禮之義天子養諸侯之意爲深故其義皆曰兵不用而諸侯自爲正之具也

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

鄭氏曰圭瑞也尊璋圭之類也按疏云尊敬此璋同於圭則璋是圭之等類玩孔意宜作尊璋圭之類也而今註疏皆作圭璋誤倒之耳用之還之皆爲重禮禮必

親之不可以已之有過復之也財謂璧琮享幣也受之爲輕財者財可過復重賄反幣是也孔氏曰既聘之後賓將歸將致此圭璋付與聘使而還其聘君也凡行聘禮之後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圭璋質惟玉而已璧琮則重其華美加於束帛聘使既了還其圭璋之玉重其禮故還之留其璧琮之財輕其財故留之重者難可報復故用本物還之輕者易可酬償故更以他物贈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聘禮圭璋與璧琮相對故圭璋爲聘璧琮爲享若諸侯之朝天子圭璋與璧琮皆爲享也皆爲財故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二王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則雖圭璋亦受之不歸也愚謂圭璋無藉但以行禮璧琮加於束帛用爲貨財聘君用圭璋以聘而璧琮但用以享主君於聘賓將歸還其圭璋而

璧琮則留之此皆輕財重禮之義上但言重禮者文省

也此圭璋乃瑑圭鄭氏乃以圭爲瑞者瑑圭亦瑑刻象瑞圭故曰圭瑞也此據侯伯之禮故云以圭璋聘若子男則聘君用璧聘夫人當用琮而其享當用琥璜矣

主國待客出入三積餼客於舍五牢之具陳於內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倍禾皆陳於外乘禽日五雙羣介皆有餼牢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所以厚重禮也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釋文積子賜反芻初俱反倍步罪反乘繩證反一食一本又作壹食音嗣

孔氏曰出入三積者謂入三積出亦三積故司儀云遂行如入之積是去之積如來時也此謂上公之臣若侯伯以下之臣則不致積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

客則三積註云侯伯之臣不致積也聘禮是侯伯之臣故文無致積也聘禮致客有饔有餼今直云餼客者略言之於舍謂於賓館也五牢之具謂飪一牢在賓館西階腥二牢在賓館東階餼二牢在賓館門內之西是皆陳於內也按聘禮米三十車設于門東東陳禾三十車設于門西西陳芻薪倍禾鄭註薪從米芻從禾乘禽乘行羣匹之禽雁鶩之屬聘卿則每日致五雙也羣介皆有餼牢者鄭註掌客云爵卿也則飧二牢饔餼五牢爵大夫也則飧大牢饔餼三牢爵士也則飧少牢饔餼大牢也壹食再饗燕與時賜無數此謂聘卿也一爲之設食再爲之設饗其歡燕與當時之賜無常數也愚謂積謂芻米之屬所以供賓道路之需者出入三積謂入與出皆三致之也此記皆據聘禮釋之而聘禮乃無致積

葢有闕文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則三積又云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五等之臣爲客皆有積可知矣又周禮大行人上公出入五積侯伯四積子男三積則諸公之臣三積侯伯之臣二積子男之臣一積也餼客致饔餼於客也乘禽日五雙謂聘卿也按周禮掌客上公乘禽日九十雙侯伯日七十雙子男日五十雙與此乘禽五雙之數相懸者葢掌客五等諸侯相朝惟上介有禽獻其次介以下葢朝君以其乘禽分賜之主國不特致故君之乘禽多此聘禮羣介各有禽獻故聘禮記云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饔餼之數士中日則二雙故聘賓之乘禽少也羣介皆有餼牢者聘禮上介饔餼三牢士介四人皆餼大牢是也時賜謂四時新物以時賜之卽聘禮所謂假獻

是也厚重禮言聘禮重故所以待賓者豐厚也聘禮之用財如此其厚他事不能皆然是用財不能均也然聘禮所以用財之厚者盡用之以行禮也禮有所不可闕則財有所不容惜務行禮而不惜已之財則必不欲犯非禮以取人之所有而內外侵陵之患何自而起乎

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齊而不敢解惰以成禮節以正君臣以親父子以和長幼此衆人之所難而君子行之故謂之有行有行之謂有義有義之謂勇敢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能以立義也所貴於立義者貴其有行也所貴於有行者貴其行禮也故所貴於勇敢者貴其敢行禮義也故勇敢強有力者天下無事

則用之於禮義天下有事則用之於戰勝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用之於禮義則順治外無敵內順治此之謂盛德故聖王之貴勇敢強有力如此也勇敢強有力而不用之於禮義戰勝而用之於爭鬬則謂之亂人刑罰行於國所誅者亂人也如此則民順治而國安也釋文乾音干莫音暮齊莊側皆反正齊如字解亦懈長丁丈反有行下孟反治直吏反○鄭註禮成或曰行成勝或爲陳

孔氏曰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乾人飢而不敢食謂射禮之先唯以禮獻酬而不得醉飽也以正君臣謂諸侯之射先行燕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以親父子以和長幼謂大夫士之射先行鄉飲酒之禮有齒於父族之事所以明長幼之序愚謂此因聘禮而併明射禮蓋聘射之禮禮節之至繁者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禮成者聘禮也日莫人倦而不敢解惰者射禮也射禮尤繁於

聘故非强有力者不能行聘禮非勇敢者不能行射禮也呂氏大臨曰君子之自養也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德行立矣其養人也養其强力勇敢之氣一用之於禮義戰勝則教化行矣此所以內順治外無敵而國安也

子貢問於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碈者何也爲玉之寡而碈之多與孔子曰非爲碈之多故賤之也玉之寡故貴之也夫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温潤而澤仁也縝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隊禮也叩之其聲淸越以長其終詘然樂也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珪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釋文碈武巾反字亦作珉爲于僞反與音餘縝音軫一音眞知音智劌九衞反又音己芮反隊直位反又音

遂訕其勿反孚依註音浮尹依註音筍又作筠于貧反見賢遍反○孚尹呂氏讀如字○鄭註瑕或作致潤或爲濡孚或爲姇或爲扶

鄭氏曰碈石似玉玉色柔溫潤似仁也縝緻也栗堅貌劌傷也義者不苟傷人也如隊禮尚謙卑也樂作則有聲止則無也越猶揚也詘絕止貌樂記曰止如槀木瑕玉之病也瑜其中間美者玉之性善惡不相掩似忠也孚讀爲浮尹讀如竹箭之筠浮筠謂玉采色也采色旁達不相隱蔽似信也虹天氣也精神亦謂精氣也山川地所以通氣也特達謂以朝聘也璧琮則有幣唯有德者無所不達不有須而成也道者人無不由之貴玉者以其似君子也呂氏大臨曰因聘禮用玉故以子貢問玉一章附於聘義之末玉者山川至精之所融結其德之美有似乎君子故君子服之用之所以比德而貴之

也碔石之似玉者也似是而非君子賤之如紫之於朱莠之於苗鄉愿之於德也玉氣粹精之所發則溫潤而澤如君子之仁溫厚深渟之氣形諸外也玉理密緻而堅實如君子之知密而不疏則中理堅而不解則可久也金之有廉雖利也用之則傷玉之有廉雖不利也用之則不能傷如君子之義其威雖若不可犯卒歸於愛人而已玉之體重垂之則如墜而欲下如君子之好禮以謙恭下人爲事故曰禮也凡聲滯濁而韻短者石也清越而韻長者玉也始洪而終殺者金也始終若一者玉也此玉之聲所以與金石異也其終詘然所謂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樂之始作翕如至於皦如以成歌者止如槀木其合止皆無衰殺之漸則君子於樂其終詘然如玉之聲也玉之瑜者其美也瑕者其病也玉之明

洞焰乎內外瑕瑜不能相揜如君子之忠無隱情善惡盡露而無所蓋故曰忠也孚尹未詳或曰信發於中謂之孚也信也尹或訓誠亦信也玉之明徹蘊於內而達於外猶君子之信由中出也先儒以孚爲浮以尹爲筠如竹箭之筠謂玉采色也其文其音既悉有改義亦無據恐未然也玉之瑩者其光氣能達於天所謂氣如白虹也韜諸石中則光輝必見所謂精神見於山川也如君子之達於天則與天同德充實而有光輝則與地同德也玉之爲璧琮其用也必有幣以將之玉爲圭璋特達而已如君子之德無待乎外也莫非物也玉之爲物天下貴之莫非道也君子之道天下尊之故曰天下莫不貴者道也愚謂分而言之則爲仁爲知爲義爲禮樂爲忠信合而言之皆德也天地以言其德之著見於上

下道以言其德之見用於人故曰君子於玉比德焉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別錄屬喪禮

鄭氏曰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孔氏曰以上諸篇皆記儀禮當篇之義故每篇言義此別記喪服之四制非記儀禮喪服之篇故不言喪服之義

凡禮之大體體天地法四時則陰陽順人情故謂之禮訾之者是不知禮之所由生也

鄭氏曰禮之言體也故謂之禮言本有法則而生也口毁曰訾愚謂體天地者言本天地以爲體猶體物不遺之體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莫非天理之所當然此言凡禮由是四者而生葢五禮之所同也下文乃專以喪禮言之

夫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取之陰陽也

陰陽相干則天道失吉凶相干則人事悖故居喪之衣服容貌飲食居處皆與吉時不同者取則於陰陽也上文言禮由天地四者而生此下二節惟言陰陽四時人情而不言天地者蓋陰陽四時皆天地之用而人情之至亦莫非天理也言陰陽四時人情則天地在其中矣

喪有四制變而從宜取之四時也有恩有理有節有權取之人情也恩者仁也理者義也節者禮也權者知也仁義禮知人道具矣釋文知音智

鄭氏曰取之四時謂其數也取之人情謂其制也孔氏曰喪有四制門內主恩若於門外則變而行義尊卑有定禮制有恆以節爲限或有事故不能備禮則變而行權是皆變而從宜取人情也恩屬於仁理屬於義節屬

於禮量事度宜非知不可也愚謂天有四時或生或成因乎物之宜者也喪之四制或隆或殺隨乎事之宜者也有親屬而服之者謂之恩本非親屬因義理之宜而服之者謂之理立其制限謂之節酌其變通謂之權服之出於恩者由性之仁爲之也服之本於理者由性之義爲之也服之有節限者由性之禮爲之也禮者天理之節文故於服能制其節限也服之有權宜者由性之知爲之也知能知事理之所宜故於服能酌其權宜也仁義禮知人之所以爲人者其道不外乎此矣

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釋文爲于僞反衰七雷反

喪之正服皆以恩制而恩莫重於父故特以父言之

門內之治恩揜義門外之治義斷恩資於事父以事君而

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釋文治直吏反揄于檢反斷丁亂反〉

鄭氏曰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呂氏大臨曰極天下之愛莫愛於父極天下之敬莫敬於君敬愛生乎心與生俱生者故門內以親爲重爲父斬衰親親之至也門外以君爲重爲君斬衰尊尊之至也內外尊親其義一也愚謂門內之服自義率祖而殺極於三月自仁率親而加隆於三年是恩重而義輕也故曰恩揜義葢恩莫隆於父而凡爲義者莫得而奪之也門外之服以恩制者不過旁親之期功以義制者極於至尊之三年是義重而恩輕也故曰義斷恩葢義莫重於君而凡爲恩者莫得而並之也資藉也事君之敬同於父故其服亦同於父所謂方喪三年也上以理對恩

言此以義對恩言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體用之名也喪之義服皆以義制義莫重於君故特以君言之

三日而食三月而沐期而練毀不滅性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不補墳墓不培祥之日鼓素琴告民有終也以節制者也 釋文期音基

鄭氏曰食食粥也沐謂將虞祭時也鼓素琴始存樂也

愚謂三月而沐者三月而葬既葬而虞始得沐浴也苴衰謂斬衰之喪用苴麻爲衰也衰特喪之所服而已喪畢則將除之故雖敝而不補墳特葬之所封而已既葬則無所事故雖庳而不培素琴琴之無飾者也祥之日得鼓素琴而子路譏朝祥暮歌者琴之聲出於器歌之聲出於口內外之別也終盡也孝子有終身之憂而喪以三年爲限示民有終盡之期也不以死傷生者所以

節其哀之過告民有終者所以節其時之過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士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杖者何也爵也三日授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或曰擔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后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后行者面垢而已禿者不髽傴者不袒跛者不踊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權制者也釋文爲于僞反齊音咨見賢遍反擔是豔反扶而起一本作扶而后起扶或作杖○鄭註髽或爲免

鄭氏曰擔假也賈氏公彥曰父在子爲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愚謂以一治之者欲使其尊歸於一以統治之也杖本爲爵者設蓋有爵者德必厚德厚則恩深恩深者其居喪必病故須杖以扶之也天子七日而殯殯而

成服故七日授士杖若諸侯則大夫士皆以五日而杖也喪服傳曰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葢爲喪主者假杖以表之故雖無爵而杖庶人之適子爲父母是也體病者須杖以輔之故雖非主而杖衆子爲父母是也婦人謂女子之未笄者童子謂男子之未冠者童子未能惇行孝弟故於喪未能病也扶而起謂天子諸侯也天子諸侯不言而事行故待人扶而后起謂可以極其病也杖而起謂大夫士也大夫士言而后事行故但須杖扶而起其病稍淺也面垢而已者謂庶人也庶人無人可使身自執事而後行雖有杖而不用但面有塵垢之容而已其病又益淺也秃無髮也髽露紒也男子免而婦人髽傴背曲也跛足廢也人之愛其父母一也而父在則母之服屈而爲期此權乎分

之尊卑而制之也爲君皆杖有爵之所同也而或三日而授或五日而授或七日而授此權乎恩之淺深而制之也爲父母皆杖以其無不病也而婦人童子以不能病不杖此權乎年之長幼而制之也成人皆杖以其無不能病也而或扶而起或杖而起或面垢而已此權乎位之尊卑而制之也喪無不髽而禿者不髽權乎其無可髽而制之也喪無不袒而傴者不袒權乎其不便乎袒而制之也喪無不踊而跛者不踊權乎其不能乎踊而制之也喪不飲酒食肉而老病不止酒肉權乎其不可以卻酒肉而制之也此八者以權制者也○呂氏大臨曰父子之道天之合也其愛不可解於心此以恩制者也君臣之道人之合也義則從不義則去此以義制者也情之至者遂之則無窮也情至於無窮則賢者過

之不肖者不可繼此不可不以節制者也遂其所不得申則無等差施於所不必用則事無實責之於所不能具則力不給必之於所不能行則人告病此不可不以權制者也愚謂服之大端親親尊尊而已由二者而爲之制限則爲節由二者而酌其變通則爲權節與權卽寓於恩與義之中而輔之以行恩與義者其經而節與權者其緯也

始死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恩之殺也聖人因殺以制節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釋文解佳買反期音基殺色戒反

此申言以節制之義也呂氏大臨曰始死哭不絕聲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三日不怠也未葬哭無時居倚廬寢不說絰帶此三月不解也既虞卒哭惟朝夕哭此期

悲哀也既練不朝夕哭哀至則哭此三年憂也君子之居喪也期合乎中者也聖人因隆殺而制其禮所謂品節斯斯之謂禮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善之也王者莫不行此禮何以獨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當此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故善之善之故載之書中而高之故謂之高宗三年之喪君不言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釋文諒闇依註讀爲梁鶕徐又並如字案徐後音是依杜預襲孔安國讀爲諒陰哀色追反復扶又反文如字徐音闇

諒闇書作諒陰朱子以爲天子居喪之名孔氏曰諒信也陰默也鄭氏曰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鶉鵪之鵪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未知孰是百官備

百物具者不言而事行此天子居喪之禮也後世禮廢王者或不能行高宗復行古禮而殷道以興故書紀其事而善之言不文謂士大夫居喪言而後事行者故不能無言但哀痛不爲文飾耳此孝經之言而記者引之言臣子喪禮與人君異又以申言以權制之義也鄭氏曰言不文謂喪事辨不所當共也

禮斬衰之喪唯而不對齊衰之喪對而不言大功之喪言而不議緦小功之喪議而不及樂 釋文唯余癸反齊音資本又作齋

鄭氏曰此謂與賓客言也唯而不對侑者爲之應耳言謂先發口也愚謂此因上文言居喪不言而言五服之喪其哀見於言語之間而遞殺者如此亦以節制之義也

父母之喪衰冠繩纓菅屨三日而食粥三月而沐期十三月而練冠三年而祥比終茲三節者仁者可以觀其愛焉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强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義以正之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釋文衰七雷反菅音姦粥之六反期音基比毗志反知音智本亦作智弟弟上音悌下如字

繩纓斬衰冠之纓菅屨斬衰之屨也爲母則布纓疏屨獨言繩纓菅屨者舉其重者也三節者謂三月而沐期而練三年而祥蓋喪以既葬既練既祥爲變除之大節也比終茲三節者謂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比於三節之終而能哀禮之文盡也能終茲三節者惻怛疾痛傷腎乾肝非仁者之篤於愛則不能也襲含斂殯之具虞祔練祥之儀變除輕重之節賓客弔哭之文無不中乎禮非知者之明於理則不能也篤於情而又足以勉

平其文有其始而又足以要乎其終非强者之志氣堅毅則不能也以三者爲本而治以禮以爲之節文正以義以適乎事宜居喪而能如此則其孝可知矣本事親之孝而推之以事兄則爲弟無不弟本事親之孝而移之以事夫則爲婦無不貞故曰孝子弟弟貞婦皆可得而察焉上言五服之哀不同此又歸重於父母之喪以結之蓋喪服以恩爲主而恩莫隆於父母故父母之喪雖以恩制而仁義禮知莫不備於是焉故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蓋人道莫重於是矣

禮記卷六十一終

邑後學項詒湜校栞

吾鄉孫敬軒先生精三禮學著有禮記集解六十一卷藏於家道光癸巳甲午間先伯父雁湖府君與二三同志謀鋟版命先嚴几山府君先事校勘纔畢十卷而兩府君先後捐館咸豐初年先生族子琴西蕖田昆仲於琪爲中表兄弟深懼先業之湮墜必釐訂梟貲開雕功甫及半旋遭兵燹板復燬其五六今幸掇拾散亡力完是書琪亦得與校刊之役幸藉手以竟先人未卒之志而又歎文字顯晦有數造物者猶於將成未成之際若故阨之而卒底於成豈非先生一生精力所在有必不可泯沒者哉邑後學項琪謹跋